

中篇小说金库

林贤治 肖建国 主编

高的是秫秫， 矮的是芝麻

GaoDeShiShuShu,AiDeShiZhiMa

戴厚英 著

戴厚英

中篇小说金库

林贤治 肖建国 主编

高的是秫秫，矮的是芝麻

GaoDeShiShuShu,AiDeShiZhiMa

戴厚英 著

桑 农 编

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高的是秫秫,矮的是芝麻 / 戴厚英著; 桑农编. —
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5

(中篇小说金库 / 林贤治, 肖建国主编. 第六辑)

ISBN 978-7-5360-7931-1

I. ①高… II. ①戴… ②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1405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秦爱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高的是秫秫,矮的是芝麻
GAO DE SHI SHUSHU AI DE SHI ZHIMA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10.5 2插页 |
| 字 数 | 207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8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中篇小说金库

高的是秫秫，矮的是芝麻	戴厚英 / 001
好人安于斯	戴厚英 / 057
锁链，是柔软的	戴厚英 / 139
戴厚英——一个真正的人	萧 乾 / 202
关于戴厚英	钱谷融 / 204
戴厚英之路——从写作工具到独立文人	吴中杰 / 209
我所认识的戴厚英	左 泥 / 220
我看到的戴厚英	柯 达 / 234
戴厚英的坎坷人生	燕 平 / 244
皖籍作家戴厚英	朱典森 / 299
戴厚英年表	桑 农 / 305

高的是秫秫，矮的是芝麻

戴厚英

——

一直到我搬家的那一天，还有人来劝我：“不要搬到那院里
里去！东西两家邻居够你受的！”

我早就知道了。东边的韩家是一对青年夫妇，靠“跑生意”为生。跑亏了本，就收购废铜烂铁，积累资金。男人好赌，所以夫妻俩常常吵吵闹闹，还时不时地摔摔打打。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家务事。

西边杨家，是做小生意的。家主是一位中年寡妇，带了四个孩子，两男两女。据说她的大女儿大秀十分了不得，虽然才十八岁，小生意却做得特别精，是养家活口的主力。大秀为人泼辣厉害，骂人不眯眼，打架敢动刀。在我前面的一家房客就是被她用刀吓跑的，要不是有人拉着，切菜刀真的会砍到那家

高的是秫秫，
矮的是芝麻

001

男人的头上的。这当然有点叫人害怕。可是我想，我和妻都不是惹事生非的人，几个孩子虽然顽皮，也都是听话的孩子，教他们与杨家不沾不惹就是了。难道大秀会平白无故往我头上送刀子？

所以，我还是搬来了。我舍不得这几间敞亮的房子，房租又比较便宜。这对我这个穷小学教员来说是最难得的好条件了。

搬来的第一天，我和妻就对孩子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：除了自己的家门口，哪里也不许去！现在是暑假，一个个都要好好做暑假作业，完成分配到的家务。谁要惹事生非，小心他的皮肉。几个小的都乖乖地点头答应并严格遵守了，只有大女儿小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看把你们吓的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！她们真敢上门欺负我，我可不客气！”

我并不理会小云。我知道这孩子的脾气：自尊心强。高中毕业了，马上就是大学生了，当然不甘心让人欺负。可是她决不会主动招惹是非。何况，她正在等待高考通知，没有多少心思去玩呢！

搬来一个星期了，平安无事。说得准确点，我还没有和两家邻居讲过一句话。倒不是有意回避，主要因为忙，难得碰面。韩家夫妻大概又亏了本钱，去四乡收购废铜烂铁去了。大秀母女呢，早出晚归。早上，天不亮的时候就听见她们娘们的说话声了，听说是要赶早班车到县城去卖鸡蛋，还要到集头上去摆小摊卖小百货。晚上，她们那屋里也是很晚很晚都亮着灯，听得见缝纫机的声音，数鸡蛋的声音，算账的声音。二秀

和两个弟弟（一个十四岁，一个十岁）都在读书。暑假里也各有活干。二秀烧锅做饭，有时还帮助做做生意，小三子每天挑水从我家门前过，小四子每天下地割草喂兔子。我感到这一家人好像一架年久失修的机器那样在紧张而吃力地转动，为的是一家老小的生活。这和我家没什么两样。我和妻子儿女不也是这么不停地忙碌吗？假期里，我还替人家的孩子补习，以求增加一点收入；妻呢，则除了张罗一家老小吃穿外，还收些零星的缝纫活计干干，收几个钱，补贴家用。至于几个孩子，少不了也要挑水，和煤，洗衣，烧饭。

总而言之，各忙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然而想不到，今天出了毛病。

是吃晚饭的时候。

小云刚刚把小饭桌摆到家门口，妻正把盛好的面条往外端，“啪”的一声一个热水瓶从韩家屋里摔出来，滚到妻的脚跟前，妻一慌，面条碗从手里掉下来，热汤烫了脚面子。我只顾得去为妻张罗，没想到小云火了，一脚把热水瓶壳踢了回去，瓶胆当然早已破了。

韩家倒没人说话，夫妻二人只顾得在屋里打架呢！可是被正巧出门的杨大秀看见了。她也端着一碗面条，看样子是被摔热水瓶的声音惊动出来的。

大秀不满地瞪了小云一眼，把面条碗往地上一放，弯腰拾起热水瓶壳，嘴里还嘀咕了一句：“到底是人家的东西不心疼！”

小云一听是说自己，也马上回了一句：“是他们自己摔过

来的！”

“人家打架了，就不能去拉一把？和破水瓶赌的哪门子气！”大秀又顶了一句。

一向能说会道的小云突然不说话了，大概她也觉得大秀说的有理吧？可是她不肯认输，仍然不去拉架，却自顾自地扫起自己门前的瓶胆碎片和面条汤来。

大秀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轻蔑，她往韩家屋里奔去。还没等她走到，韩家夫妇已经扭打着到了院里了。女的嘴里不住地骂着：“赌！赌！赌！好不容易赚点钱，都给你今天一天输光了，你还有脸来家！还有脸吃饭！就不给你吃！就倒给狗吃！”男的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用手狠命地抓住女的手腕，不让她揪自己的耳朵。

我觉得应该过去拉架。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们拉开呢？是女的在扭住男的不放啊！我想叫小云去拉，小云端着面条进屋里去了。

我奇怪大秀为什么也站着不拉。现在我已经看清了大秀的面容。白净清秀的圆脸。眼睛是褐色的，透露着聪明和坚毅，一看就知是一位能干的姑娘。那圆圆的鼻子，又给她的脸上增加几分稚气和憨厚。我怀疑，这不是人们所害怕的那个大秀。

“二姐！只管打！打他个不争气的东西！好不容易政策允许给他一条生活门路，他却不想要好好过日子，不怕丢脸！几年的书白念了！”

我只听说小韩该称呼大秀表姑，却不知大秀怎么会称呼小韩的妻子叫“二姐”。但我也并不觉得奇怪。他们都是回民。

大约是这里的回民人少，又只能同族通婚，造成了亲戚关系的复杂性。

不料“二姐”（以后我们全家都这么叫她了）听了大秀的话，狠劲完全没有了。她松开扭住男人的手，一屁股坐到地上哭起来。这时候，大秀走过去了。她把二姐从地上拉起来，拍拍她身上的灰，小声慢语地劝道：“累了一天，还不够吗？回屋歇着去吧！”二姐乖乖地回去了。大秀转脸对着蹲在地上的小韩叱道：“还死在这里干什么？回去打水给二姐洗脸，弄饭吃！”小韩也乖乖地去了。

这时，大秀才长叹了一口气，回身去端刚才放在地上的面条碗。碗里的面条不知什么时候被狗吃了。我看见大秀拿起那只空碗的时候的样子，真恨不得往地缝里钻去！我怎么就没想到把那碗面条端起来放到我家的饭桌上呢？她一定以为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有意使坏了。

我想解释一下。可是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听见“当”的一声，大秀把饭碗摔在一块石头上了。嘴里还骂着：“狗娘养的，你也欺负人！”

我的脸上热辣辣地难受。

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晚饭后，我让妻和我一起去看看韩家夫妇，劝他们吃饭。

小韩不在家。二姐睡在床上。我见不方便，退了出来，让妻去劝二姐。不一会儿，看见小韩从前街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荷叶包。我连忙迎上去招呼：“小韩，还没吃饭吗？”小韩也客客气气地答应我：“吴老师，打搅你们了！”

“哪里话，谁家里没个勺子碗儿丁当！只是二姐讲得对啊！赌是不好的。”我大概身为“人之患”吧！好为人师。一见小韩完全不是刚才吵架时的猥琐样子，便认定他并非孺子不可教也，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到了他屋里。

小韩让我坐下，大声地对我说：“吴老师，我也不想赌啊，就是忍不住。以后你监督我，看我还赌不赌？”

说话的时候，小韩的眼睛不住地往里屋里瞟，我明白了，他在给二姐下保证呢！于是，我识相地叫妻，“不早了，俺们回去吧！”

可是小韩把我按住了：“吴老师，你坐一会儿，我还得去买面条！”说罢，他拿个菜篮子出去了。

妻和二姐从里屋走了出来。二姐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叫你们费心了！”

妻开玩笑地说：“嗨！俺们也不是来劝架的！俗话说，月亮出来是圆的，小两口打架是玩的！打过了，气过了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！”

二姐被妻说得“噗哧”笑了起来：“吴师母！我可不是跟他玩，想想真气呀！可是哪一回打了架，我都给他吃饱，不吃饱他咋有力气去挑担卖东西呢？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压人呀！”

二姐一边说，一边打开小韩拿回来的荷叶包，是几块咸牛肉。

“你们看，这个砍头的多会享福。输了钱还买这个！”二姐又有点生气了。

“是买给你吃的。”我连忙打圆场。

“给我吃的？我就吃！看他回来吃什么！”二姐赌气地拿起一块咸牛肉填到自己嘴里，又把其余的伸到我和妻的面前，“尝尝！吃完！”

我和妻当然不会吃。二姐把剩下的几块咸牛肉重新包起来，放到屋里什么地方去了。

小韩提着面条走进来。他一看荷叶包不见了，迅速地瞟了我和妻一眼，眼神里露出了笑意。可是他却有意去东找西找，还大声地叫嚷：“奇怪呀！这咸牛肉就是叫狗吃了，荷叶也该在呀！”

我和妻都忍住笑，看着二姐。只见二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你是狗！懒狗、癫狗、馋狗！”她一边骂，一边走到里屋，把荷叶包扔出来：“吃去吧！吃饱了还去赌！没有钱可以押上老婆！”

小韩接住荷叶包，朝我们吐了吐舌头，一声不响，打开煤炉煮面条去了。

我和妻对看了一眼，识相地告别了。

二

打从这件事以后，我对两家邻居有了一点感性认识，觉得他们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。我后悔不该一开始就实行“闭关自守”的政策，疏远了他们。更后悔不该一见面就给大秀留下了坏印象。我很想找机会去大秀家里看看，打破僵局，可是她们实在太忙了。

小云大概和我有同感吧！这几天常常和我谈大秀。她说，

她到教过大秀的老师那里打听，都说大秀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优秀，特别是数学成绩，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。大秀在班里还是学生干部呢！她遵守纪律，待人谦和。

“为什么会做小生意呢？”我问。

“爸爸死了，一家人生活没门路呗！要不是有现在这样的政策，这一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呢！”小云回答。

“可惜了！”我感叹地说。

“可惜是可惜，可是人家能养活一家人。要是我考不取大学，我还不会养活自己呢！”小云话里带着明显的忧虑和不安。

是啊，小云说的是实话。现在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第一还是得养活自己啊！没有自立的能力，其他什么都是空话。可是，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让自己的孩子走大秀的路。万一小云考不取大学，我该拿她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想象，让自己的女儿在街上抛头露面地做买卖。妻子为人家缝衣，已经是万不得已的事了。而且妻子不识字啊！可是在我们这个偏僻狭小的集镇上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呢？我真为小云的前途而忧虑了。算来不久就可以知道考试的分数，我盼望这一天早来，又希望它永远不来。

我受了小云的触动，这两天上街买菜的时候总想特地到大秀家的货摊前去转转，看看这个小姑娘在做生意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。可是这两天大秀不在家，到乡下收鸡蛋去了。货摊由她的母亲看着。昨天晚上，听见大秀的声音，又听见她妈说：

“明天你在家看生意，歇歇，我和二秀到县里去卖鸡蛋！”所

以今天，我又转到大秀家设摊的这条街上来了。

这是镇子上最热闹的一条街。才八点钟，街上已经拥挤不堪了。摆摊的，开店的，拉车的，挑担的，买的，卖的，玩的，看的，都涌到街上来了。青石条铺成的街路上已经铺上一层厚厚的尘土，又被行人的脚步带起来，漫街飘飞，洒在人们的身上、脸上，与汗水粘在一起，泛出一层淡淡的黄色，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烁。

形形色色的买卖：鱼行、肉铺、鸡市、粮坊。针头线脑，时髦服装。铝的铁的器皿，竹的木的家具。冬瓜、南瓜、嫩葫芦、菜瓜、香瓜、大西瓜。酱狗肉、焖羊肉，烧饼、油条、胡辣汤……

大秀家的货摊就在这一切的包围中。两条长凳支起两块门板，上面搭起一张遮阳篷。占地不到三平方，摊上却真有百样货。穿的、用的、吃的，都有。但没什么值钱物。最贵的大概是那几双塑料凉鞋了！

摊前围了不少人。还没看见大秀的人，就听见她的声音了。响亮、温和、流利、机智。你听：

“大爷，这凉鞋是上海货，你看看这商标！三元多钱一双还贵？给闺女买一双吧！”

“嫂子，你要什么？要件小孩汗裤？男孩女孩？几岁了？”

“这扣子七分钱一颗还贵呀？俺婶子，这是从上海运来的呀！在上海就卖五分一颗了！加上路费总应该吧！再说，多少也得让我们赚几个吧！俺又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，一颗才赚半

分钱。这样吧，俺婶子，你买就算六分半吧！”

“小黑子，你等等。等一会儿姐姐给你拿糖，二分钱一粒。”

耳听四路，眼观八方，一点不假。可是她才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啊！和小云一样大。

我不由得朝里挤挤。我想看看这时候的大秀是不是也紧绷着脸。

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布套衫，已经汗湿了，贴在结实的身體上。两条小辫也湿漉漉的前后甩动，几绺头发粘在白净的脑门上，眼睛被汗水渍得水灵灵的。脸上一直带着笑。

要有怎样的体力和精神才能应付这样的繁忙、琐碎的生意，而且还要一直带着笑呢？那些国营和合作商店的售货员们怎么没有这样的笑容呢？假使要把大秀派到那样的柜台上，她该多么珍惜那个工作的权利啊！

“你同志买不买，只顾往里挤呀？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挤到小摊跟前挡住了他。

大秀的脸立即转向这边，她看见了我。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，眼睛里又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。

她不会以为我是来捣乱的吧？我有点紧张起来，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吴老师，你买什么？”大秀突然问了我一句，脸上重又恢复了对别的顾客一样的笑容。

我惶悚了。买什么呢？我什么也不打算买。可是这样一来

不正好证明我是来看热闹的，闲捣蛋的吗？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前，想随便买样什么回去。

“你要买扣子吧？给你，比比看，和你身上的一样不一样？”

一粒扣子递到我手里，我不知道大秀为什么会想到我要买扣子。我只好装模作样拿过来和身上的扣子比较，哎呀！原来我的衬衫上落了一粒扣子，大概是刚才挤掉的。

我如释重负，心里佩服大秀的细心。

“一样，完全一样！”我高兴地叫着说。

“二分钱。”大秀已经又去做别的生意了，但还是及时回答了我。

可是，我在身上摸来摸去摸不到零钱，只有一张五元的票子了。让大秀找？二分钱的生意给人家找这么大的麻烦。我只得抱歉地对大秀说：“真对不起，身上没零钱了。晚上送到你家里，好吗？”

“好呀，吴老师。你慢走。”大秀的回答十分礼貌。

我不知道通过这件小事大秀对我的反感是加深了，还是减弱了。在我，却对大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回到家里，大秀在货摊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的情景，她的热情、灵巧而又得体的谈吐，不时地在我眼前重现。我对她的惋惜更加深了。我想象着她在另一种环境中、另一类岗位上的情景，那将是怎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啊！难道她非得走这条路不可吗？她是不是安于眼前的处境呢？

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去大秀家看看，当然不只是为了还给她

二分钱了。

三

大秀的一家是没有业余时间的。现在已是晚上九点，是人们洗完澡躺在露天的凉床上纳凉的时候，可是大秀一家仍然在忙碌着。

二秀和她的妈妈下午刚从县城卖鸡蛋回来，现在又忙着赶制她们的自制商品了——一种简便的小孩裤子，都是用零头布做的。妈妈剪裁，二秀缝制。大秀在洗涮碗筷，收拾房间。小三子、小四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做功课，电灯的灯光很暗很暗。

我一进门，大秀妈就放下手里的刀尺，热情地邀我在堂屋里坐下。

三间房，简简单单，干干净净。没有积灰和蛛网，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。我禁不住赞叹道：“你们多干净！一个个都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收拾呢？”

大秀妈得意地打量一下自己的家，朝正在厨房里收拾的大秀努努嘴，对我说：“全靠她！不管多忙，多累，她都得把房子收拾一遍才睡。”

“小四子，下次再看见你把瓜皮往地上扔，我揭你的皮！”大秀突然在厨房里吼叫了一声。

“不是我，是小三子扔的！”小四子回答道。

“谁扔的谁来捡！人家累死累活地收拾干净了，还不够你们糟蹋的！”大秀又吼道。

“我就不捡，等你来揭我的皮！”这是小三子。十四岁的

男孩长了个傻大个儿，憨头憨脑。

二秀连忙停下活计，站起来走到厨房把瓜皮捡起来，丢进院里泔水桶里，回到屋里，又一声不响地踩起缝纫机来。

大秀妈指着二秀说：“几个孩子，就这个二秀省事些，可就是太懦弱，见不得场面。今天陪我去县城，一看见许多小贩来买鸡蛋……”

“妈！”二秀恳求地叫了一声。

大秀妈不往下说了，又动手剪起裤子来。

大秀收拾好厨房，到这屋里来了。我连忙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大秀，今天真是给你找麻烦了。二分钱我带来了——”

想不到她理也不理我，一头扎到东屋里，又扑扑腾腾地拾掇起来。

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我还是陪着笑脸对大秀妈说：“大秀真是能干的孩子啊！才十八岁，要是放在别家，还只知道贪玩呢！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大秀妈立即回答说，“可是吴老师，俺大秀屈心啊！前年她爹死的时候，她才十六岁，硬是替我担起了全家的担子啊——”

不等我打听，大秀妈就详详细细地对我叙说了大秀为养家而忍痛退学的情景。

那时大秀正好念初中三年级，还有一学期就毕业了。她原来打算升高中，考大学，做一个数学家的。可是一家五口人的生活，靠妈妈在合作饭店里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怎么行？虽然有点亲戚贴补，毕竟有限，而且，正如大秀说的，吃人家的下